

[美] 马克·吐温 著

雍毅 译

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

Mark Twain

马克·吐温

短篇小说精选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津  
外  
借

[美] 马克·吐温 著

雍毅 译

**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**

**Mark Twain**

**马克·吐温**

**短篇小说精选**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克·吐温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马克·吐温著 ;  
雍毅译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12  
ISBN 978-7-201-12683-8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②雍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  
说集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88871号

## 马克·吐温短篇小说精选

MAKE TUWEN DUANPIAN XIAOSHUO JINGXUAN

---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tjrmcbs.com">http://www.tjrmcbs.com</a>
电子信箱	<a href="mailto:tjrmcbs@126.com">tjrmcbs@126.com</a>
责任编辑	张 璐
特约编辑	秦晓华
产品经理	贺彦军
装帧设计	董歆昱
制版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9.75
印 数	1-9,000
字 数	200千字
版次印次	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9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## Contents

- 001 卡县跳蛙
- 009 食人列车
- 021 卡匹托尔山维纳斯雕像传奇
- 030 鬼梦记
- 042 牛肉销售协议风波
- 052 中世纪传奇
- 061 好孩子正传
- 067 奇遇记
- 101 白象失盗记
- 128 幽灵记
- 136 加州往事
- 146 亚当夏娃日记
- 186 爱斯基摩少女的情史
- 207 生死之谜
- 219 百万英镑
- 246 狗的自白
- 259 三万美元遗产
- 299 竞选州长

## 卡县跳蛙

朋友从东部来信，托我打听他的朋友列奥尼达斯·威·斯迈利。于是我奉命拜访了爱唠叨的好心人西蒙·惠勒老头，并把打听的结果记录在此。

我心生疑窦：列奥尼达斯·威·斯迈利只是个传说，我朋友根本不认识此人。他只是凭空猜想，以为只要我向老惠勒打听斯迈利，就会让他想起臭名远扬的吉姆·斯迈利，而且还会唠唠叨叨说起一长串和我不相干的陈年旧事，直教我听得耳根发腻，活活烦死。假如朋友的意图果真如此，那他算是达到了目的。

我见到西蒙·惠勒，是在破烂不堪的安格尔矿区一个倾颓欲坠的旅馆里，当时他正惬意地坐在酒吧的炉火边打盹儿。我发现他是个秃头胖子，面容慈祥，和蔼朴实，讨人欢喜。他起身跟我打了声招呼。我告诉他说，我是受朋友之托，特来向他打听一位儿时的好伙伴，他名叫列奥尼达斯·威·斯迈利——就是那位列奥尼达斯·威·斯迈利神父，他是一位年轻的福音牧师，听说曾在安格尔矿区住过一段时日。我还补了一句：如果惠勒先生能告诉我列奥尼达斯·斯迈利神父的消息，我将不胜感激。

西蒙·惠勒把我逼入墙角，拿起一把椅子挡住我的去路，然后坐下来，一口气讲完下面那些单调乏味的往事。他始终不露一丝笑容，眉头一皱不皱，从头至尾用一个语调，如细水长流般，无一点儿变化，不露丝毫兴味。但他那滔滔不绝的叙述中，却流露出一股感人至深的热心和真诚。这分明向我表明，不管这个故事是否荒唐可笑，他必须将它当成一件大事来讲，而且他对故事的两个主角钦佩有加，认为他们是谋略斗智的奇才。我任凭他照着自己的思路不停地讲述，始终没插一句话。他是这么说的：

你是说列奥尼达斯·威先生吧，呃，就是列神父——怎么说呢，这里以前倒是有个名叫吉姆·斯迈利的人。那是一八四九年的冬天——要么是一八五〇年的春天——不知怎的，我记不太清了。反正不是一八四九年的冬天，就是一八五〇年的春天，肯定错不了。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他刚来矿区那会儿，大水槽还没修好。他那个人吧，怎么说呢，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号怪人，不管看见什么东西，都要跟人打赌。只要有人愿意赌，他就陪着赌。人家要是赌硬币的正面，他就赌反面；人家要是不肯，他就换个面儿，再跟人家赌。反正别人想怎么赌，他就跟着怎么赌——不管怎么赌，只要能赌，他就心满意足。说来也怪，他的运气一直都好，好得非同寻常，差不多每次都是他赢。他老是想找机会跟人赌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有人提起，他就要跟人家赌。随便你挑哪一边，他照赌不误，这我刚才就已说过。要是赌一场赛马，你就等着瞧吧，到头来他不是赢个大满贯，就是输个精光。看见狗打

架，他要赌；看见猫咬仗，他也要赌；看见公鸡斗，他还要赌；看见墙头落着两只鸟，他也要跟你赌一把，看哪只先飞走。只要一有野外集会，他就赶去凑热闹，还拿沃尔克牧师打赌，说他的布道在这一带是最棒的。这还用他说，人家本来就是最棒的，而且人也不错。他要是看见有一只屎壳郎在地上爬，就要跟你赌一把，赌它往哪里爬，多长时间能爬到。你要是答应跟他赌，他就跟着屎壳郎一起爬，就算爬到墨西哥，他也无所谓。他就想看一看，那屎壳郎到底能爬到哪里去，一路要爬多长时间。这一带的许多小伙子都见过斯迈利，还能把他的事说给你听。嗨，他们说起他的事来，全都不走样——他什么都要赌——简直是个赌徒。有一回，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生了一场大病，一躺就是好多天，眼看没救了。可是，有一天早上，牧师来了，斯迈利站起身来，问他太太病情如何。牧师说她大有起色——多亏神的恩典——蒙神保佑，病快痊愈了。斯迈利呢，脑子想也不想，张嘴就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来跟你赌两块五，赌她的病好不了。”

这个斯迈利吧，他还养了一匹母马——小伙子们都管它叫“一刻钟完事的弩马”。这不过是个戏称，它跑得当然比这快——他经常靠那匹马赢钱，虽说它跑得慢了点，而且不是发哮喘，就是生热毒，或者痲病什么的。赛跑时别的马总是让它先跑二三百码，然后再超它。可是，临近比赛终点，它就抖起精神，拼命狂奔，撒欢跑蹶子，四条腿轻飘飘地到处乱蹬，还不时腾空跃起，偶尔踢到路边的栅栏，又是咳嗽，又是打喷嚏，又是吹鼻子，弄得灰尘飞扬，闹得天翻地覆——赶到终点裁判台时，那母

马总是比别的马快出一头，刚好叫你能看清楚。

他还养了一条小斗狗，样子顽劣，一看便知道它不值一文，就会伺机偷吃东西。可你一旦往它身上押钱，那狗立马变了样。下巴往上一扬，活像汽船的前舱。牙齿往外一露，嘴巴就像燃烧的炉膛。别的狗会扑上去欺负它，还接二连三将它咬住抛到身后。可是安德鲁·杰克逊<sup>1</sup>——就是那条斗狗的名字——找不到满意的部位决不张嘴，因为它没想着咬别的部位——人家一直不停地往另一条狗的身上翻倍押钱，直到把钱全部押完。就在这时，安德鲁突然猛地一口，咬住那条狗的后腿骨——但它只咬不啃，你明白不，它把那条狗死死咬住不放，哪怕咬上一年也不松口，直咬得叫它服输为止。斯迈利总是仗着那条斗狗赢钱，直到后来有一天，它碰上一条缺后腿的狗——那狗的一条后腿被圆盘锯锯断了。那次吧，两条狗斗了好长一阵，等大家把赌钱全都押完，安德鲁这才扑上去，正准备朝它平时咬惯的部位下嘴，突然发觉上了当。那还用说，它肯定扑了个空。它好像吃了一惊，有点儿萎靡不振，再也不想斗下去，结果让另一条狗给咬得皮开肉绽。安德鲁瞅了瞅斯迈利，好像是说，它伤透了心，都怪他弄来一条没后腿的狗，让它无处下嘴，而它打架主要靠咬对方的后腿。后来，它一瘸一拐地走到一边，躺在地上，气绝身亡。那可真是一条好狗，那个安德鲁·杰克逊要是还活着，一定出了名，因为它本事大，又机灵——这我最了解。像它

---

1 意在嘲讽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·杰克逊（1767-1845）。他是民主党创建者之一，因作风强硬而闻名，绰号“印第安人的杀手”。



那么能打的狗，在那种情况下要没本事打，实在讲不通，不就因为它不会说话呗。一想起它最后打架的那个场面，还有它的下场，我心里就难受。

这个斯迈利吧，他还养过能捉老鼠的小狗、小公鸡和公猫之类的小动物，搞得你不得安宁。不管你拿什么跟他赌，他都能赢你。有一天，他抓了一只青蛙回家，说是要好好训练它。于是一连三个月，他什么都不干，整天坐在后院，教那青蛙跳高。你还别说，他确实教得好。只要他在青蛙的屁股上轻轻一戳，它立马跳起来，在空中打个转，就像一只甜面圈——有时还会翻个筋斗，要是跳得好，也许还能翻两个，然后四爪朝地落下来，稳稳当当，就像猫一样。他还教那青蛙抓苍蝇，并不停地训练它，把它训练得只要看见一只苍蝇，就能一口吞进肚里。斯迈利说，青蛙都爱学习，而且一学就会——这话我信。

对了，我还见他曾把丹尼尔·韦伯斯特<sup>1</sup>——就是那只青蛙的名字——放在这间屋子的地板上，然后大喊一声：“丹尼尔，苍蝇，抓苍蝇！”他话音刚落，青蛙便一跃而起，你还没来得及眨眼，它就扑哧一下，早把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进肚里，然后像块泥巴似的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，伸出后爪抓耳挠腮，那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仿佛它并没觉得自己比别的青蛙强到哪里去。虽说它本事很大，但你从没见过像它那么低调又利索的青蛙。只要是规

---

1 意在嘲讽美国政治家丹尼尔·韦伯斯特（1782-1852）。他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，政治观点多变灵活，曾被评选为“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”之一。

矩矩的立定跳，它一定比你见过的任何一只青蛙都跳得高。要说立定跳高，那可真是它的拿手戏，你知道不。只要是赌这一项，斯迈利哪怕只剩一分钱，都要往它身上押。斯迈利有了这只青蛙，神气得不得了。这也可以理解。那些见过世面的家伙都说，他们从没见过比这更牛的青蛙。

对了，斯迈利还把那只青蛙养在一只小笼子里，经常提着它上闹市闲逛，设个赌局赢钱。有一天，一个外乡人来到矿区，这伙计正好碰上斯迈利提着青蛙笼子，就问他：

“你那笼子里装的是啥呀？”

斯迈利板着脸说：“本来应该装只鹦鹉或者金丝雀，可偏偏都不是——就是一只青蛙。”

那伙计拿过笼子，转过来转过去，仔细瞅了瞅，还给他说明：

“嗯——果然是只青蛙，那它有什么本领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斯迈利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它有一个拿手的绝活，要我说，它比卡拉维拉县任何一只青蛙都跳得高。”

那伙计又拿过笼子，仔仔细细看了半天，然后还给斯迈利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没看出它比别的青蛙厉害到哪里去。”

“也许吧，”斯迈利说，“看来你不了解青蛙，也可能不懂装懂。你可能是个专家，也可能是个外行。不管你怎么想，反正我心里有数，我敢跟你赌四十块钱，赌它比卡拉维拉县任何一只青蛙都跳得高。”

那伙计想了想，显得有些为难，说：“哎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手里又没青蛙，要是有的话，我就跟你赌。”

斯迈利一听就来了劲儿：“好说……好说……你先替我拿着笼子，我立马给你捉一只来。”于是那伙计接过笼子，拿出四十块钱和斯迈利的四十块放在一起，坐在地上等他回来。

那伙计坐在那儿寻思了半天，然后从笼子里拿出青蛙，掰开它的嘴，又掏出一只汤勺，给它灌了满满一肚子细铁砂——一直灌到它的下巴——然后把它放在地上。斯迈利去了沼泽地，在泥潭里扑腾了好一阵，终于捉来一只青蛙，交给那伙计，说：

“行了，你要是愿意赌，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放在一起，把它的前爪和丹尼尔的对齐，我喊口令，咱就开始。”说着，他喊道：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……开始！”他和那伙计同时指尖一戳各自的青蛙，那只刚捉的青蛙顿时生机勃勃，一跃而起，而丹尼尔却喘着粗气，耸了耸肩——那样子就像个法国人，但不管用——它不能动了，扎了根似的，稳得就像一座教堂，一点儿也挪不动，简直就像轮船抛了锚。斯迈利大惊失色，十分恼火。他当然想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那伙计拿着钱就走，要出门口时，还竖起大拇指，往肩后伸了伸，指着丹尼尔——就像这样——慢吞吞地来了一句：“我没看出它比别的青蛙厉害到哪里去。”

斯迈利呢，站在那儿抓耳挠腮，低头把丹尼尔打量了好半天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真搞不懂，这只青蛙这回怎么这么不争气——该不会是犯了什么毛病——怎么肚皮好像特别胀。”他揪住丹尼尔脖子上的皮，提起来掂了掂，又说：“他奶奶的熊，要没五磅重才怪呢！”然后他把青蛙头朝下抖了抖，抖出两把细铁

砂来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气得发疯——放下青蛙便去追那伙计，但已经追不上了。后来……

（西蒙·惠勒讲到这里，忽听前院有人喊他，便站起身来，要去看那人找他有何事。）他一边往门外走，一边回头对我说：“你先待着别走，老乡，少安毋躁——我去去就来。”

饶了我吧！我心想，要是一会儿他又说起懒汉吉姆·斯迈利的臭屁事，我可能永远打听不到列奥尼达斯·威·斯迈利牧师的新闻，于是我拔腿便走。

刚到门口，正赶上那位热心肠的惠勒又回来了，他挡住我的去路，又开始絮叨起来：

“对了，这个斯迈利吧，他还养了一头独眼母黄牛，尾巴断了，只剩下半截，就像一根香蕉，而且……”

“哎！该死的斯迈利，让他那头倒霉的母牛见鬼去吧！”我嘟囔了一句，客气地跟那位老先生道声再见，扬长而去。

发表于 1865 年

## 食人列车

前不久，我去了一趟圣路易斯。西行途中，我在印第安那州的特雷霍特换乘列车，行至一个小站，便有一位慈眉善目、年纪大约四十五至五十岁的绅士进了车厢，坐在我身旁。同他天南海北地畅谈了约有一个钟头，我便发现他见多识广，颇有风趣。听说我从华盛顿来，他立即向我打听起形形色色的公务员和国会事务。我很快知道，同我交谈的这位先生非常熟悉国会大厦内外的政治生活，就连国家立法机关参众议员的生活作风和办事习惯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没过多久，便有两位男子在离我俩不远的地方驻足片刻，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：“哈里斯，我的老弟，你要是愿意替我办成这件事，我永远忘不了你。”

我这位新认识的旅伴一听，眼里顿时闪出喜色。我想，大概是那人的话勾起了他快乐的回忆。顷刻间，只见他的那张脸又陷入沉思，仿佛略带忧愁。他转过头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我来给你讲个故事，把我亲身经历的一件秘事告诉你。这件事自发生以后，我从没跟别人提起过。耐心听我说完，答应我，别打断我的话。”

我说不会，他便讲了下面那段奇遇。他讲的时候，时而活灵

活现，时而忧伤缠绵，但始终满怀激情和真诚。

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那天，我从圣路易斯乘夜班火车去芝加哥。当时车厢里总共只有二十名乘客，全是男的，没有女人，也没孩子。大家兴致勃勃，很快混得很熟，非常开心，看来那将是一段愉快的旅程。我想，对将要经历的那场噩梦，大家谁也没有丝毫预感。

晚上十一点钟，下起大雪来。列车开出韦尔登小镇不久，便驶入寂寥的大平原。无垠的荒原，一直延伸到朱比利定居点，四周不见一座房舍，凄凉萧瑟。狂风肆虐，呼啸着掠过平坦的荒漠，没有树木，不见山丘，就连七零八落的石头也看不见，风力势不可挡。大雪随风飞扬，仿佛暴风雨在海面上击起的浪花一般。雪越积越厚，车速越来越慢。大家心照不宣，机车头在积雪中行驶起来越来越难，说实话，有时完全停止不前。狂风在铁轨上吹起一个个大雪堆，仿佛一座座大坟头。聊天的兴致开始锐减，欢声笑语再也听不见，大家个个愁眉不展。方圆五十英里没有一户人家，我们已被大雪围困，可能要永远待在这片荒凉的原野，忧虑萦绕在每个人心间，人人心情沮丧，情绪相互影响。

凌晨两点，周围一切活动全部停止。我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，一个可怕的事实顿时浮上心头——我们成了雪堆里的囚徒！忽听有人喊道：“大家起来，动手自救！”大伙儿一听，纷纷跳出车厢，执行这道命令。漫漫冬夜，一片漆黑，大雪铺天盖地，暴风来势凶猛。人人心里明白，现在必须争分夺秒，不然将有

灭顶之灾。于是铁铲、双手、木片——凡能用来清扫积雪的，全派上了用场。一伙人在和长堤般的积雪疯狂搏斗，雪堆的下半部隐设在漆黑的阴影里，上半部暴露在火车头反光灯刺眼的亮光下——那是何等怪异的场面。

短短一个小时足以证明，我们纯粹是白费力气。暴风雪积成了十几个雪堆，堵在铁轨上，而我们才铲掉一个。更糟糕的是，大家发现，机车头最后一次冲向雪堆时，驱动轮的纵向轴断裂了！即使铁路畅通无阻，我们也无法前进。大家筋疲力尽，垂头丧气地上了车厢，围着炉火，严肃地讨论眼前的处境。我们已没有任何食品——这是眼下最令人头疼的事。所幸煤水车厢里有储备的木头，大家还不至于冻僵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慰藉。讨论到最后，大家只能接受列车长那令人沮丧的结论：这样的鬼天气，徒步行走五十英里，等于死路一条；我们无法派人去求援，即使有救援，也不可能赶来；我们只能听天由命，耐心等待，要么得救，要么饿死！我想，听了这话，哪怕意志最坚强的人，也会胆战心惊。

就在这一小时之内，随着窗外忽高忽低的阵阵风声，车厢里的说话声已减弱下来，变成了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，话题不离列车。车灯暗淡下来，大多数被困的乘客在忽明忽暗的阴影中陷入沉思——尽可能忘掉眼前的处境，如有可能，睡上一觉。

长夜漫漫——我们感觉那个夜晚的确是漫长的——慢悠悠的时光终于熬到尽头。东方破晓，现出灰冷的晨曦。天色逐渐发亮，乘客们接二连三活跃起来，显露出生命的迹象。大家纷纷将

垂在额头的帽檐推上头顶，伸了伸僵硬的四肢，望着窗外惨淡的景色，黯然凄凉！四周没有任何生灵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唯有一片白茫茫的雪原。大风卷起片片雪花，如漩涡一般，遮蔽了头顶的苍天。

整个白天，我们都在车厢里无精打采地转悠，沉默寡言，忧虑绵绵。又是一个滞留不去的沉闷夜晚——饥饿难耐！

又一个黎明——又一个白天，我们仍在沉默、忧愁和饥饿中徒然等待，毫无指望地盼着不可能到来的救援。又一个不得安睡的夜晚，梦中享受饕餮盛宴，醒来备受饥饿的啮噬，肝肠寸断。

第四天来了又去——接着是第五天！一连被困五天，实在是可怕！每一双眼里都露出饥饿的凶光，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可怕秘密——一种不祥之兆朦胧地萦绕在每个人心间——大家心照不宣，但咬紧舌根，谁也不敢说出口。

第六天过去了——第七天黎明时分，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，这一伙人已形同枯槁，憔悴不堪，心灰意懒。现在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！人人心中滋生的念头终于到了要从每张嘴里蹦出的时刻！人的本能经历了极端的考验，临近崩溃的边缘。这时，明尼苏达州的理查德·休·加斯顿站了起来，他身材高大，脸色像死灰一般。大家心里明白他要说什么。人人做好心理准备，但个个显得无动于衷，不露一丝兴奋的神色——刚才那一双双狂野的目光里，只流露出一种平静而沉思的严肃神情。

“先生们，再也不能拖延了！死期就要到了！我们必须决



定，我们中间谁先去死，供大家分肉食之！”

伊利诺伊州的约翰·杰·威廉姆斯先生起身说道：“先生们，我提田纳西州的詹姆斯·索亚牧师。”

印第安那州的威廉·里·亚当斯说：“我提纽约州的丹尼尔·斯洛特先生。”

查尔斯·杰·兰登先生说：“我提圣路易斯州的塞缪尔·亚·鲍德温先生。”

斯洛特先生说：“先生们，我想谢绝对我的提名，来成全新泽西州的小约翰·亚·凡·诺斯特兰先生。”

加斯顿先生说：“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这位先生的愿望将得到满足。”

凡·诺斯特兰先生表示反对，所以斯洛特先生的谢绝不予接受。索亚和鲍德温也表示谢绝，但以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绝。

俄亥俄州的阿·勒·巴斯科姆先生说：“我建议提名到此结束，改由议会投票选举。”

索亚先生说：“先生们，我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抗议，综观全局，这有悖常规，极不合理。我请求各位采纳我的建议，立即取消这种做法。我提议，选举一位会议主席，和几名协助他的合适干部，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处理好眼前这件事。”

艾奥瓦州的贝尔先生说：“先生们，我反对。这个时候不能拘泥于形式和礼仪。我们断粮已经七天有余，空谈只会浪费时间，徒增悲哀。我对之前的几位人选非常满意——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先生也很满意——我个人实在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不该立刻